

哲學的故事

李名峯題

哲 學 叢 書

# 哲 學 的 故 事

一 著 士 博 倫 杜 一

## Story of Philosophy

by

WILL DURANT

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

20 Museum Road, Shanghai.

Price: Three dollars postage extra

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七 月 刊 行

哲 學 的 故 事 全 一 冊

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叁 圓

原 著 者

杜 倫 博 士

譯 文 者

詹 文 滸

審 訂 者

胡 貽 穀

刊 行 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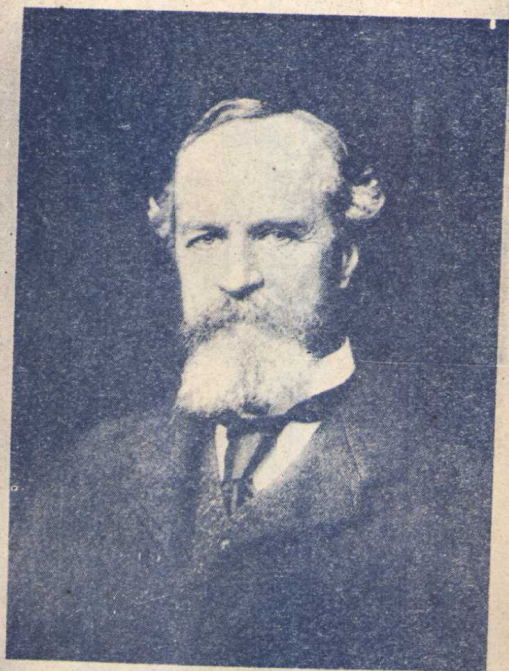
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

總 發 行 處  
代 售 處

青 年 協 會 書 局  
上 海 博 物 院 路 廿 號  
各 省 代 售 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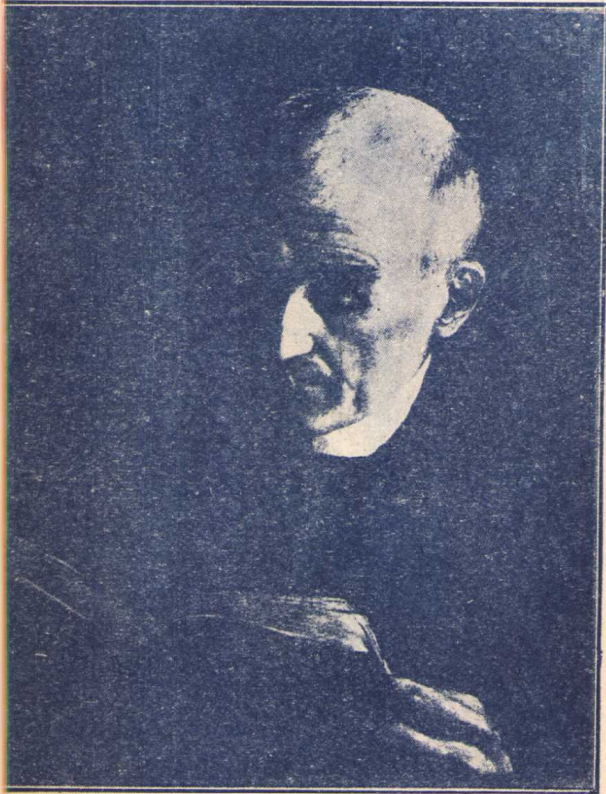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權 所 有

v!



WILLIAM JAM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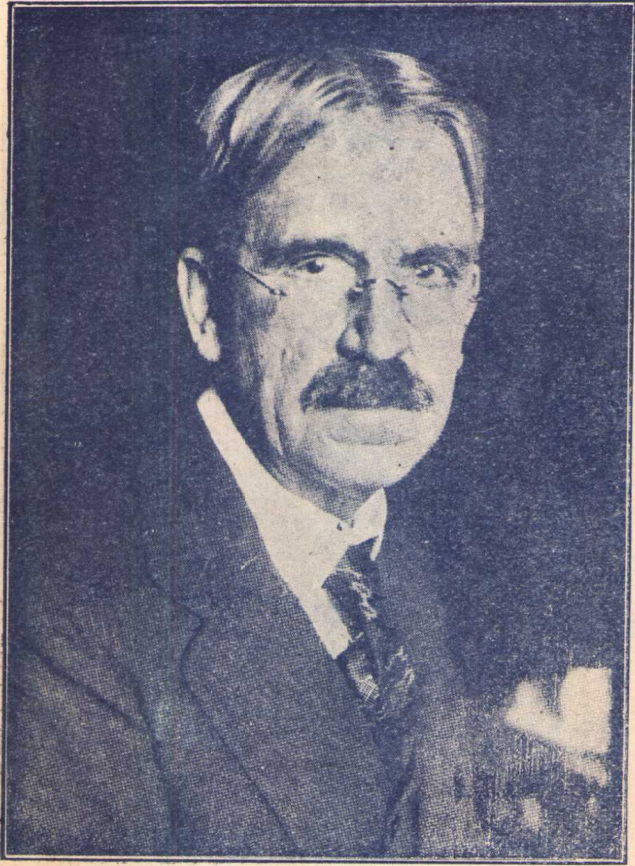
士 姆 詹



森 格 柏



素 羅



威 杜

近代歐美哲家學

# 近代歐美哲學家卷上

(哲學叢書之十)

歐洲方面 柏格森——柯羅采——羅素

## 第一章 亨利柏格森

(甲) 唯物主義的反動

近代的哲學史，亦可稱爲物理學與心理學互相論戰的歷史。吾人的思想，總不外二個起源：或自思想的對象着手，爲欲求思想與外界對象，互相符合，無所衝突，於是把思想的神祕性，完全圈入物質的現象與機械的法則的範圍內；或自思想的本身着手，依循論理學的必然性，步步推證，闡明一切事物，皆爲心靈的方式，或心靈的產物。輓近之世，數學與機械學，特別發達，工業與物理學，又因相互需要，大放光彩，趨勢所致，物質科學，佔據最大勢力，人們的思想，亦多傾向唯物論的色彩；而成功最大的科學，即爲哲學的好模型。其中雖有笛卡兒等人，竭力推重自我，謂一切思想，當從自我開端，推而及於外界；然而工業化的西歐思想，終因時代趨勢，背後催促，自然而然的



走上唯物主義的方向了。

斯賓塞的哲學系統，能集機械主義的大成，他的聲譽，雖以『達爾文派的哲學家』出名，可是他的工作，與其說是達爾文主義的宣傳者，毋寧說是工業主義的忠實信徒。他用榮耀和道德的名詞，加獎工業，由我們看來，他只在開玩笑。他的觀念，全是機器匠與工程師的觀念，朝朝晚晚，沉醉於物質的運動中；而與談說生命，談說衝動的生物學家，意趣截然不同。他的哲學，爲何如此迅速的衰歇下去？推究原委，實因近代思想界中，生物的觀點，戰勝物理的觀點，生命的運動，更勝於物理的慣性，斯賓塞的哲學，既以物理學爲基礎，自要遭遇打擊了，真的，時至今日，卽連物質本身，亦皆帶上生命的彩色了。試觀近世電流的發明，磁石的吸力，以及電子的臆設，莫不於物理學上，沾染生機質素。從前的人，要把心理學歸結攏來，變成物理學，——英國派的思想家，最爲顯著；——如今的人，却要傾向生機性的物理學，並主張精神化的物質性了。先有叔本華出來，看重生活意志，以爲生的概念，較諸力的概念，更有意義，更有希望，並可使生的概念，獨自佔據勝利。到了我們的世代，又出了柏格森，繼承叔本華的信念，

並用熾熱的心，與流利的筆，宣佈生命哲學，竟使全國懷疑世界，皆來歸服。

柏格森 (Henri Bergson) 以一八五九年，生於法國巴黎。他的家系，包含法蘭西與猶太人的兩種血統。柏氏幼年，靈敏異常，且甚勤學，各種獎品，皆被他獨得。開首時候，他向科學進展，而尤擅專數學與物理學二門；可是他的分晰才具，立刻使他轉變方向，蓄意研究科學後面的形而上問題；於是他的哲學生涯發端了。一八七八年，升入高等師範學校 (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)，畢業之後，被派為克拉蒙福郎大學 (Université de Clermont-Ferrand) 的哲學講師。到了一八八八年，第一部名著，即出來了，題名時間與自由意志 (Time and Free Will)。如此過了八年，發行第二部著作，——物質與記憶 (Matter and Memory)。同時，他的聲譽，亦漸增高，所以到了一八九八年，被請為高等師範的哲學教授。又隔二年，到了一九〇〇年，又升為法蘭西大學 (Collège de France) 的哲學主座。直到如今，始終不曾遷移。一九〇七年，他著了創造的進化 (Creative Evolution)。此書一出，全世界人，皆大注目，他的聲譽，遂傳播天下。只隔一黑夜，他的聲名，即在哲學界上，佔據第一位了。此後，他的成功，只望他的著作，

選入 Index Expurgatorius 之中，到了一九一四年，這一點，亦達到目的，並於同年之內，被選爲法蘭西學院（French Academy）的會員。

這是很奇特的事，柏格森反對斯賓塞最有力，可是在幼年時，却是斯賓塞的信徒。大衛（David）必要殺死唯物論的哥利阿（Goliath），這是命該如此的。正因爲他太相信斯賓塞，所以反要起懷疑了。幼年的罪犯，到了老年，或可變爲聖者；幼年的信服，却最容易變節。他愈研究斯賓塞，愈注意於唯物論上的三個銜接：物質與生命的關係如何？身體與心靈的關係如何？決定論與自由論的關係又如何，派司脫的用意，蓋欲證明有生之物，皆自無生物中，淵源而來，然其所得結果，反沾污了『有生物由無生物產生』（abiogenesis）的信念。經過幾百年的爭論，用過千餘種的實驗，所得結果，依然不能解答『生物如何發源』的問題，唯物論派的努力，仍無補于實際，于是人們皆要改換路程了。再進而論身與心的關係，人類的思想，雖與大腦發生關係，但于關係方式，究屬如何之點，亦永不得解答，假如我們接納唯物論的意見，以爲心卽是物，心的行動，亦卽是神經狀態的自然總和，那末，意識的作用，如何顯著？所謂意識，究是什麼？爲何唯

物的大腦機關，不能廢除此個誠實的與合乎論理規條的赫胥黎(Huxley)所稱為副現象(Epiphenomenon)的東西呢？末了，決定論是否必比自由意志論，來得聰明，來得合理呢？假如現在的剎那，毫無選擇的可能性，全由過去一剎那的物質和運動，並此二者所製造的產品，來支配，來決定；而此過去一剎那，又無自由選擇，又憑較前剎那，強迫制裁，強迫決定；如此推論下去，……去歸根於原始的星體，他是一切物質，一切能力的大根源，一切皆由牠來決定。就如莎士比亞的戲劇，連同他的靈魂，亦要由牠決定；任憑是 Hamlet 與 Othello 的悲劇，或是 Macbeth 與 Lear 的諷刺劇，內中的一點一劃，一短句，一成語，皆於無數年前，由天空中的星雲，預先決定，預先含蓄，這是如何不可通用的匯票，而又是如何不能相信的信念！如欲不肯輕信的現代人類，相信此種信念，這是多麼難事！即連新舊約中的神話，尚沒有如此一半的神祕！此個神祕而又奇特的宿命論，此起由星體組織成功的大悲劇，怎能叫人類相信得過？遲早之間，必要有個反動，起而決鬥；柏格森之所以能於如此短期之內，獲得如此煊赫的聲譽，就因為他有極大膽量，敢於懷疑近世懷疑者所虔誠信服的學說。

(乙) 心與大腦 (238 頁)

據柏格森說：我們的思維，喜從空間着眼。我們都是幾何學家，所以我們的信念，自然傾向唯物主義了；其實，時間的觀念，與空間同樣重要，倚恃時間，方能執住生命的常德，方能體驗宇宙的本真。如欲瞭解宇宙以及宇宙內的生命，應當首先瞭解時間是一種累積，一種生長，與一種綿延。(Duration) 『綿延是過去的廣續進步，侵入將來，而又侵沒於將來之中。換言之，『過去的一切，無限延長，及於現在，而於現在之中，發生實際效用。』再換句話。所謂綿延。意即過去的東西，永遠保持，無所損耗。』不容說，我們所領會的，只是過去的極小部份，……可是我們之所以如此願望，如此企求，如此行動者，全是整個的過去的代表。』時間既是累積性的，所以將來時候，必與過去不同，每歷一剎那，即有一剎那的新堆積，增加上去。『非獨每一剎那，包含新的質素，且有不可意度，不能預料的質素，攙入進去……內中的變遷，比我們所推想的，要激烈得多。』機械科學之中，常用幾何學上的預言，推測將來。好像將來真可推測，這是智識上的幻影，不足憑信。至少，『在有意識的生物上，生存即是變遷，變遷即是

成長，成長即是無限制的創造自我。』假如其他事物，皆屬如此，又將怎樣呢？那是很顯明的：一切實在，與一切本體，皆只是時間與綿延，轉化與變遷罷了，豈不是嗎？（

註一）

在人類中，記憶是綿延的車輛，是時間的侍女，倚恃記憶，我們的過去，方得儘量保持，以便應付目前的境遇。生命的範圍，逐漸推廣，生命的遺傳及其記憶，逐漸豐富，選擇的領域，亦等量開展，及其究竟，各種可能的反應，終于產生意識；意識無他，只是過去的反應，重演一遍罷了。『意識的領域，似與生物的選擇力，成正比例：意識之力，照耀行爲四週的可能性，把既成的行爲，與可能的行爲中間的空隙，完全填滿了，』意識決不是無用的屬物，却是想像力的大戲園，在此戲園之內，對當的反應，構成圖形，試解目前問題，終於選定一個，應付外界；所以『在本體內，有生之物，實居行爲的中心，又據行爲的本位，他所代表的，是實現的勢能的總和。換言之，即是一定分量的可能行動』。人不是受動式的適應機械，却是能動的勢力的焦點，又是創造的進化的主中心。（註二）

自由意志是意識的必然邏輯，看重意識的人，亦必主張自由意志，所謂自由，意即我們所作的事，自己能夠知道。

記憶的主要功能，在能喚起與現在的知覺，互相類似的過去的知覺，又能回憶這些知覺發生以前的情形如何？既生之後的情形又如何？因而察察目前情形，與以一個適宜的與最有用的解決。然而記憶的功能，尚不限於此點，最主要的，有了記憶，我們可於一次直覺之間，體會綿延中的諸多刹那，因此，把我們從事物之流的趨勢中，換言之，即從必然的節奏中，釋放出來。記憶所能概括的刹那，為數愈多，我們的心靈，愈能超脫物質的桎梏，而愈竣於自由；這樣，記憶的效用，又可度量我們的制裁的與行動的能力為何如了。（註三）

假如決定論派的主張不錯，人類的行為，確是前力的必然的與機械的結果；那末，雖有目的摻雜在內，亦如輪上抹油，行動益為輕捷。可是反過來講，自由選擇的事情，就不如此簡單了。選擇是一種責任，必要加上努力，又要加上決心，必要自具人格之力，可以打破精神上的引力，如同衝動，習慣，以及懶慢之類，方能選擇有所成功。選擇

即是創造，創造需要勞動，於是人的處境，難免急遽不安，反不如無選擇的動物，『常自愉快，常自知足』，於是很有有人羨慕動物的樂趣；可是你的犬所享受的和平，決不是哲學上的恬靜，表面上，似乎平穩，然而牠的深度，是極淺薄的。動物具有一定的本能，又有一定的秩序，無需自己選擇，而又不能選擇。『在動物中，創造二字，只對生活上的略微變動而言。他們被種族的習慣，緊閉在內，不得自由動彈，唯一的可能，只有個體稍求爭扎，稍稍擴大範圍；然亦只能暫時之間，逃避機關束縛。舊的束縛，尙未擺脫，新的束縛，又造成了。監獄之門，適纔啓開，但又關閉了；拉緊他的鎖鍊，只能稍求寬鬆，別無他法。至於人，有了意識，即可拆斷鎖鍊；唯獨人，方能自己釋放自己。』

（註四）

所以心與大腦，並非同一。意識倚恃大腦而存在，大腦傾覆，意識亦同時傾覆；可是意識的內容，不即是大腦的內容，猶如衣服掛在衣架上，衣架折斷，衣服落地，然而衣服並不即是衣架，——衣服並不是衣架的副現象，亦不是衣架的外表裝飾。大腦是意像的系統，又是『反應模型』的系統，然而意識却是意像的回想，與反應的選擇。『溪水



之流，雖要依循河而，可是溪流的方向，與河面究竟不同，很易區別出來。同理，意識雖寄居有機體中間，然而意識本身，與意識給予生氣的有機體，又可識別辨析。」（註五）

只因我們自己中間，意識與大腦，發生直接關係，所以我們常時主張：以為唯有大腦的動物，方有意識，沒有大腦的動物，亦必無所意識。不容說，這是錯誤。我們很容易看出他的錯處。此種說法，好比我們自己覺得食物的消化，與胃發生關係，因而即說，唯獨有胃的生物，方能消化，這是大錯誤。食物的消化，不一定要胃，即連專門的消化器官，亦不必需要。試觀變形蟲只是單細胞的原形質，然而他的消化作用，並不因此停止。內中的真情，是這樣的：生物的構造，愈益繁複，生物的進化，愈益完成；生活的分工，亦愈益專長，於是有專門的器官，司理專門職務，於是消化的職務，遂歸於胃。職務專守，工作的效能，比前增加，有機體本身亦大感受利益。如因吾人的消化，由胃主持，遂謂無胃的生物，不能消化，這不是大笑話嗎？推而至於意識與大腦的問題，人的意識，自與大腦相關，但不能因了此種關係，即說大腦為意識所必需，沒有大腦，即沒有意識。我們研究生物，生物的